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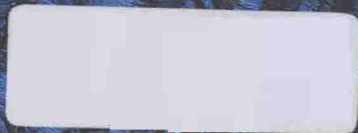
Walter Moers

# 巫魔师

Der Schreckenmeister

〔德〕瓦尔特·莫尔斯 著 王瑜蔚 译

南海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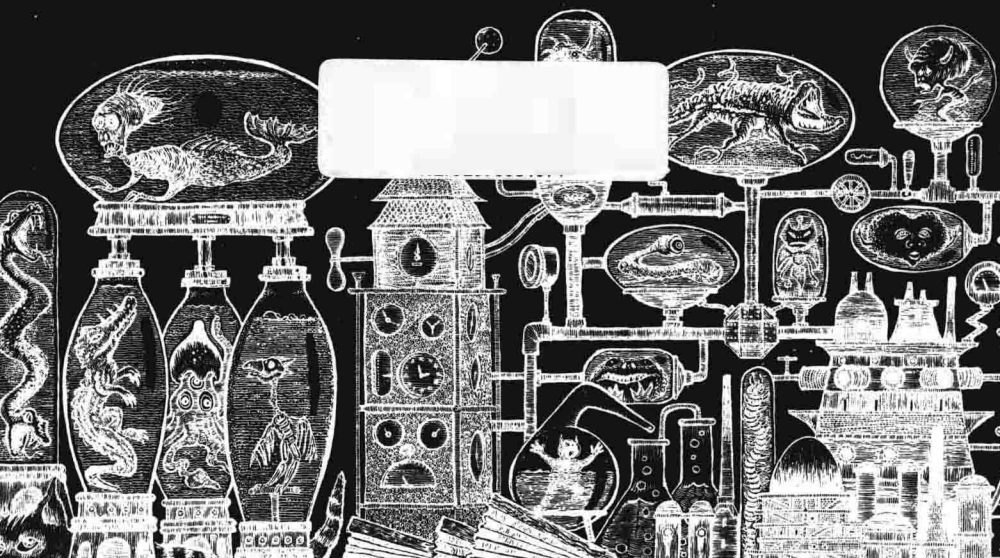
Walter Moers

# 巫魔师

Der Schreckenmeister

[德] 瓦尔特·莫尔斯 著 王瑜蔚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巫魔师 / (德) 莫尔斯著 ; 王瑜蔚译.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4.6  
ISBN 978-7-5442-6925-4

I. ①巫… II. ①莫…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德  
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1485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20-2009-254

Der Schreckenmeister by Walter Moers  
Copyright ©2007 Piper Verlag GmbH, Munich, Germany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巫魔师

〔德〕瓦尔特·莫尔斯 著  
王瑜蔚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灿灿  
特邀编辑 刘文茵 杨宇声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内文制作 周文彬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82千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925-4  
定 价 3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一个出自查莫宁作家戈福德·勒特凯的美食童话  
由传说雕龙戏尔得袞斯特重新改写  
瓦尔特·莫尔斯译自查莫宁语并配制插图





“上即是下，美即是丑。”

——魔蝙蝠座右铭





已经消亡和逝去的生命  
现在将要开始新的轮回  
已经逝去和消亡的生命  
将在炼金术中  
在汤里起死回生  
在锅里重返人间







## 艾肖

你们想象一下整个查莫宁大陆最病态的地方吧！那是一个小城市，马路弯弯绕绕，房子东倒西歪，还有一座令人毛骨悚然的黑色城堡高高矗立在若隐若现的山岩上，俯视着整个城市。在那里有最最稀奇古怪的细菌和疾病：大脑百日咳、肝脏偏头痛、胃腮腺炎、肠鼻塞、耳朵狂躁症，还有肾抑郁。身高矮于一米的人会患上一种侏儒流感。还有半夜头疼病，在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四晚上发作，伴随着半夜钟声开始，到一点整就会突然消失。另外，戴假牙的人还可能患上一种幻觉牙痛病。

你们想象一下这么个城市，那里的药铺、草药铺、赤脚医生、江湖牙医，还有做拐杖和织绷带的，比整个大陆哪儿都多。那儿的人们用“哎哟哎哟”来打招呼，告别时说的则是“早日康复”。那里闻起来不是乙醚和脓液的味道，就是鱼肝油和催吐剂，或者是碘酒和死亡的气味。

在这个城市里，人们不是在生活，而是在挨日子，在那里不能呼吸，而只能喘息。那里没有人笑，人人都在痛苦地呻吟。

你们就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地方吧，那里的房子看起来就跟它们的主人一样病恹恹的：高低不平的屋顶和痢痢坑洼的外墙，瓦片都掉光了，墙上还簌簌地往下落着石灰屑。有些房子像虚弱的肺结核患者一样彼此倚靠着，以避免坍塌。有些还用脚手架勉强支撑着，就像拄着拐杖一样。

你们能想象出这样的地方吗？没错，斯莱德瓦亚正是如此。

这座城里曾经住着一位老太太，她有一只小克拉兹猫<sup>①</sup>。老太太

---

<sup>①</sup> 克拉兹猫：查莫宁宠物猫的一个变种，外表及性格上与其他宠物猫的区别只在于它能说话并且有两个肝脏。——莫尔斯译注

管它叫艾肖，意思是回声。老太太给它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这只猫跟她以前养过的所有普通猫咪都完全不一样，它能用人类的语言跟她对话。

老太太去世的时候——顺便提一下，她是因为年纪大了，在睡梦中平静地死去的——这是艾肖生命中遇到的第一次真正的不幸。在此之前它基本上都过着舒适的宠物猫的日子，有规律的三餐、又多又新鲜的牛奶、能遮风挡雨的屋子，还有个每天两次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猫便盆。

可现在艾肖被赶出了家，回到了大街上，因为房子的新主人根本就不喜欢猫。这样一只缺乏任何犯罪能力的小猫咪，根本无法在这残酷无情的市井中混下去，没过多久，它就完全潦倒瘦弱下来了。在每个门口被驱赶，被流浪狗们追逐咬伤，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和健康的本能，甚至连曾经油亮亮的皮毛也失去了光泽，现在它看上去倒像只幽灵猫了。当艾肖可怜兮兮地蹲在人行道边乞求过路人给点食物的时候，浑身乱蓬蓬的毛还会一簇簇地脱落，它觉得自己跌至了生命的谷底。



但是斯莱德瓦亚的居民，无论是人类、半侏儒，还是数萝卜蠕虫，都毫无同情心地在它身边蹒跚而过，动作机械得像梦游者，就跟他们长久以来一样。他们的皮肤苍白贫血，眼睛陷在黑眼圈里，眼神呆滞而了无生趣。他们耷拉着脑袋，垂着肩膀走路，有好几个看上去好像片刻之间就要耗尽最后的一口气。还有很多人拼命咳嗽，上气不接下气，喷嚏连连，用来擤鼻涕的大手帕常常血迹斑斑。大多数人脖子上都裹着厚厚的围巾。这是一幅再平常不过的景象了。在斯莱德瓦亚，所有的人每天看上去都是如此——现在，造成这一切的人恰好就来到了街角处。

## 埃斯平这可怕的人

仿佛这幅惨淡的景象还不够，就像一首曲子还需要一个圆满高潮的尾声似的，小城的巫魔师埃斯平就在这时登场了。假如噩梦要找一个替身行走在这个真实世界的话，它一定会选择埃斯平。这个老人简直就是一个会走路的稻草人，一个鬼屋里出来的怪物，能把所有活物，包括从最小的甲壳虫到最强大的武士都吓跑。他昂首阔步地走来，似乎合着一种只有他自己才听得到的可怕进行曲的拍子，每个人都避开他炽热的目光，唯恐被他迷惑、下蛊或者诅咒。埃斯平深知，每个人都憎恨和害怕他。他陶醉于这种认知中，不放过每一个在斯莱德瓦亚散布恐慌的机会。

他给自己的鞋底钉上了铁掌，这样还在几条街外，就能让人们听到他有力的脚步声。他那骨头做的作为权力象征的项链不断发出碰撞的声音，就像一具挂在风中嘎嘎作响的骷髅骨架。他浑身散发出一股刺鼻有毒的苦涩气味，这是他进行那些骇人实验时用到的所有酸碱和萃取物复合而成的臭气。他的衣服总是浸渍着这种气味，除了他自己，每个人闻到都会感觉恶心和呼吸困难。这股气味和不间断的咔咔声，

远远地就宣告着他的到来，就像一支无形的保镖队伍在替他这个城市巫师开道。

所有人都从街上逃走了，只有瘦弱的小克拉兹猫继续坐在那里，直到可怕的埃斯平从街角走来，将自己蜚人般的视线盯在这唯一敢挡他道的生物上面。不过即使在这样的视线面前艾肖也没有逃走，它什么都不怕了，只怕一样，就是饿死，而这正是现在将要在它身上发生的。就算拐角过来的是一群野蛮的叶狼，还有蜘蛛精打头阵，它也幻想等着其中一个能扔给它一小口吃的。

就这样，埃斯平越走越近，最后停在克拉兹小猫面前，他俯下身去，定定地无情地注视着它。风吹动了他的骨头项链，他的眼睛里赤裸裸地闪耀着光，那是一种因为看到其他生物痛苦地挣扎在生死线上而产生的乐趣。一股混合着氨水、乙醚、硫黄、煤油以及氢氰酸和尸石灰的气味像尖针一样刺入了艾肖敏感的小鼻子，但它丝毫没有退却。

“赏点吃的吧，巫师？”它可怜地呜咽着，“我非常非常饿。”

埃斯平恶魔般的目光更灼人了，毫无血色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大大的冷笑。他伸出一根细长的食指，划过艾肖那凸出的肋骨。

“你会说话？”他说，“那你就不是是一只普通的猫了，你一定是一只克拉兹猫。你的种族中最后幸存的一个。”他的眼睛在不知不觉中眯了起来。“把你的脂肪卖给我怎么样？”

“太好笑了，大法师，”艾肖礼貌地答道，“你们就尽情对一只爪子已踏进坟墓的猫开玩笑吧，我还有些黑色幽默感的。不过看看我吧，我现在可笑不出来。这笑声卡在我的喉咙里，我实在太饿，只好把它吞下去了。”

“我不是在开玩笑，”埃斯平斩钉截铁地说，“我从不开玩笑。再说，我说的也不是你那肋骨上现在根本就不存在的脂肪，而是你将要吃胖长出来的油。”

“吃胖吗？”艾肖感到困惑，但突然充满了希望。仅仅这一个单词就让它觉得很有营养。

“是这样的……”埃斯平说，他改变了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几乎

和蔼可亲了，“克拉兹猫油在炼金术中是很有趣的一种物质。它用来保留鼠疫气味的能力是狗油的三倍。用猫油来浸渍保存苦人儿，保质期是用普通油的两倍那么长。用它来润滑永动机比任何机油都要好。”

“很高兴听到我的物种有能力生产这么一种优质产品，”艾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喃喃道，“不过我现在一克油也没有。”

“这我自己也看得出来，”埃斯平说，他又变得严厉和霸道，高高在上，“我会养肥你。”

“养肥。”艾肖想。这个词听起来比“吃胖”更诱人。

“我会喂养你，给你享用以前从没有吃过的东西。我会亲自准备你的三餐，因为我不仅是一个炼金术士，还是一个烹饪高手。我说的是最精致的美食，可不是普通的猫食。我说的是水果冻乳和舒芙蕾，失传已久的鹌鹑蛋和蛙舌冻，金枪鱼塔塔和燕窝汤。”

艾肖的嘴里流满了口水，虽然它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菜。“我要做什么吗？”

“就像我刚才说的：猫油。我们炼金术士需要它，但只有在自愿的基础上得到猫油，这才行得通。我们不能就这样冲出去宰杀几只克拉兹猫。可惜。”埃斯平叹了口气，耸了耸肩膀。

“是啊，”艾肖说，“可惜。”它开始明白巫魔师的意思了。

“我们签个协议，我们这两个黑夜之友。今天是满月。我将有义务把你喂养到下一个满月——巫魔满月——用最高级的水准，给你最优质的菜肴盛宴。水果冻乳和舒芙蕾，失传已久的鹌鹑蛋和……”

“我懂了，”艾肖打断说，“直接说重点吧。”

“好吧，那就轮到你了，你要履行的义务。可惜我还没有办法从一只克拉兹猫身上榨出油，如果它不……那个，你知道的。”

埃斯平用他食指的长指甲在它喉头上做了一个刀切的手势。

艾肖不由自主地咽了一口口水。

“不过有一件事我能保证你！”埃斯平自豪地说，“从现在到下个巫魔满月将成为你生命中最美丽的一段时间。我会把你引入一个克拉兹猫从没见识过的享乐世界，把你送到美食的最高峰，从那里你可

以鄙视一切你的同类和其他那些只能从猫食盆里吃些不新鲜鳕鱼的宠物，像看一些臭虫一样。我会向你展示那个位于整个斯莱德瓦亚最高屋顶上的秘密花园——那里有你们克拉兹猫梦想得到的最吸引人的玩乐角落和捉迷藏的地方。如果好吃的太多，你吃得太胀，在那里你可以来一个饭后散步，嚼嚼助消化的草——接下来你还可以马上继续去狼吞虎咽。那里还长着美味的克拉兹薄荷草。”

“哦，克拉兹薄荷草。”艾肖充满渴望地咕哝着。

“但这还不是全部。哦，不！你将睡在最柔软的垫子上，靠在城里最温暖的火炉后。我会从各方面让你过得舒舒服服，还照顾到你的娱乐！保证你会有所拥有过的最愉快的时光。最刺激的，也是最有裨益的是，你将被允许观看我的工作，甚至最神秘的实验。我将展示给你最奥妙的知识，即使是最有经验的炼金术士也会对它们馋涎欲滴。当然你没有机会运用它们了。”埃斯平露出了一个残忍的微笑，然后又目光炯炯地打量着艾肖，问，“那么，怎么样？”

“我不知道，”艾肖迟疑地说，“我很怕死……”

“你们克拉兹猫不是传说有八条命吗？”埃斯平笑得很邪恶，裸露着他那熏黄的牙齿，说，“我想要的只是其中之一。”

“对不起，但我只相信在死亡前的这条命，”艾肖说，“其他七条不算。”

巫魔师猛地一下挺直了自己的腰，像具骷髅一样咔咔作响。

“我是在浪费我的时间，”他厉声道，“这个小城里绝望的动物还有很多。再见！不，永别！我祝你慢慢地痛苦地饿死。三天，我估计，最多四天，在最痛苦的垂死挣扎中死去。那时你会饿得想把自己吃掉，从里到外。”

这样的感觉艾肖已经有好几天了。“等会儿，”它说，“吃住全包？直到下一个满月？”

埃斯平停下，转身，从肩膀旁向它斜睨了一眼。

“没错！直到下一个巫魔满月。”他低声诱惑，“精美的食物。不，最最精美的珍馐。牛奶形成的湖，里面游着的是烤好的鱼。每顿饭有

那么多道菜，多得你都数不清。这是我最后的报价。”

艾肖认真考虑起来。它还有什么可失去的？要么饿着肚子在充满折磨的三天后死去，要么吃得饱饱地活三十天——这就是选择。

“克拉兹薄荷草？”它轻声问道。

“克拉兹薄荷草！”埃斯平保证，“茂密盛开的草。”

“成交。”艾肖说，它颤抖着向巫魔师伸出它的小爪子。

## 巫魔师的城堡

斯莱德瓦亚有很多奇怪的房子，怪房子里总会发生一些怪事。不过，小城巫魔师埃斯平的房子，还有他房子里发生的事，是最最奇怪的。这房子很久很久以前就建在了小山上，现在它就像高高矗立在城市之上的鹰巢。从那里可以看到斯莱德瓦亚的全景。从那个可怕的城堡里远望出来，就连一个角落也不会漏过——那是一个宣告巫魔师存在的永恒标志。

城堡是用黑色的岩石砌成的，传说中这种黑岩石是从黑森山挖出来的山的中心，它们看上去这么歪歪扭扭，就像是在另一个世界长成的怪物。所有的窗户都没有玻璃。埃斯平热爱狂风呼啸着穿过城堡的声音，就像一支魔笛在演奏——即使冬天也是如此，因为他感受不到寒冷。在某些黑黑的窗洞前有着扭扭曲曲的奇怪望远镜，埃斯平可以随时用它们来窥探城里的每一块地方。在斯莱德瓦亚流传着这样的谣言，说埃斯平把望远镜的镜片磨成如此奇妙的角度，使得他能看到所有角落，甚至透过每道门上的锁眼，或从烟囱管道看到房子里去。

真不敢相信，这些看上去像是毫无计划地堆上去的石块在漫长的世纪交替中居然没有倒塌过。不过如果人们要是知道，这座城堡与书乡市的墨汉巷中那些书乡术士老宅出自一人之手，他们就会明白，这种建筑风格是能够永远矗立不倒的。在这个叫作斯莱德瓦亚的小城还



